

尊敬的諸位法師，尊敬的會長，諸位大德、同修，大家好！這一次是我第二次到泰國來，記得第一次是在二〇〇三年七月，我代表澳洲格里菲斯大學來參加聯合國的國際和平會議，在曼谷學校召開的。在開會期間，在曼谷住了一個星期，認識了當時的副總理差瓦立將軍，看到這一對賢伉儷是虔誠的佛教徒，非常難得。我們也很有緣分，在一個星期當中，他在家裡面接待過我兩次，我們也討論了很多的問題。以後我們一直都保持著聯繫，去年難得他到澳洲昆士蘭來看我，在我們學院也住了四天。也就是在那一次，剛好遇到太子五十歲的生日，想建一個僧伽醫院，我們聽到這個事情也非常歡喜，就全心全力幫助他把這個醫院建成了。這次來是醫院的落成典禮，邀請我到這邊來看看，我也非常歡喜，看到這個醫院落成。

但是醫院，我看到這個醫院外面那個大樓用我的名字作大樓的名稱，這個很不好，我原先不曉得是這種情形。現在在美國很多地方，香港是很普遍的，捐助慈善的都是用名字作為大樓的名稱，我覺得這個沒有意義。我們中國自古以來，老祖宗教我們積陰德，做好事不要去宣揚，宣揚，果報就沒有了，就報掉了，所以積德要積陰德。什麼叫陰德？陰德就是做了好事不要讓人知道，尤其是佛法方面的。所以我就建議，希望他們把名稱改了，改作三寶，上面掛上「佛法僧」不是很好嗎？大家看到都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這個好！不要念人的名字，念人的名字就很沒有意思。像在中國大乘，我們就用「阿彌陀佛」作建築物的名稱多好！人家一看，念一句阿彌陀佛，就種無量的善根，在南傳，我們就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這大

家都很容易接受。所以，希望大樓的名稱要改。

佛法在我們這個時代確實是衰了，衰微了，我們看看其他宗教也不例外。我是一九九八年到新加坡，算是在那邊居留時間長一些。在以前我對於新加坡跟澳洲，大概是每年去一次，一次大概是一個月，就是新加坡跟澳洲合起來一個月，應當有十幾年了，一九九八年去的時候才算是長住。一九九九年我們在新加坡團結宗教，新加坡有九個宗教，我們每一個宗教去拜訪，主動去拜訪，也去幫助他們所做的一些慈善福利事業。有很多宗教裡面他們有孤兒院、有養老院，也有辦醫院、辦學校的，都是非常好的事情。我們也供養他們，協助他們發展社會慈善事業，這樣跟宗教就經常往來。他們宗教的活動、重要的節日的活動，我們都參加，以後往來就頻繁，所以宗教確實變成一家人。我也陪同他們組成新加坡的宗教訪問團，到中國去訪問，由中國國家宗教局接待，訪問了十六天。這是最好的機會教育，因為宗教，尤其是宗教的領導人，宗教裡面有聲望的傳教師，平常都不相往來。在旅行的時候，是從早到晚都生活在一起，十六天下來就變成很好的朋友，從早到晚大家都相聚在一起，所以收到很好的效果。

我們感到現在的社會動亂，活在這個人間非常痛苦，我想我們大概五十歲以上的人都能感觸到。五十年前的社會跟現在比完全不一樣，那個時候雖然說比過去一百年前、兩百年前的社會風氣也相差得很遠，但是最近這五十年變化非常之大。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，把東方倫理道德、因果教育疏忽了，西方宗教教育，宗教也只有形式，沒有實質了。人相信科學，不相信宗教，也不相信倫理道德，相信金錢，每個人頭腦裡面都競爭、追求財富，這是社會動亂主要的因素。在二千五百年前孟子就說過，諸位念《四書》，《孟子》第一篇就是見梁惠王，孟子見梁惠王，梁惠王就問他，你老人家

到我們國家來，對我們國家有沒有一些利益？梁惠王也追求利。孟子聽到之後就非常傷感，就勸梁惠王，「王，你何必去追求利？應當追求的是仁義」。利是人之必爭，每個人都爭利，尤其現在是提倡競爭，這還得了！這個世界，這就是世界動亂的原因，你在製造動亂，你不是化解衝突。

化解衝突一定要提倡仁義，一定要教人大家能夠互相謙讓、禮讓。中國古時候的教育是教讓，彼此都相讓，這個世界不就和平了嗎？衝突不就沒有了嗎？彼此相爭還得了嗎？人起心動念都是損人利己，每一個人的念頭都損人利己，這個世界還得了！所以，競爭提升就是鬥爭，鬥爭再提升不就是戰爭嗎？現在的戰爭是核武、生化，那就是人類的毀滅，這走的是死路一條，這不是生路，我們一定要曉得。

可是現在已經形成全球的風氣，競爭是全球風氣，大家都迷了。聯合國為了追求和平，消弭衝突，提了這麼一個理念，來召開國際和平會議。我是從二〇〇三年才開始參加這個會議，到今年五年，五年我參加了十一次聯合國所主導的國際和平會議。我才曉得聯合國這個會議是從七〇年代開始，一九七〇年代開始，到現在是三十七年了，世界衝突的頻率年年上升，災害是一次比一次嚴重。參加聯合國會議的專家學者，包括有很多高級的官員，政府官員，部長以上的，宗教的各個專家學者，教授、博士，也有少數宗教人士，但是這些宗教人士都有大學教授的身分，與會參加，幾乎已經喪失了信心，「這世界還會有和平嗎？」許多人問這個問題。在中國，梁漱溟先生最後的遺著是從口述記錄下來的，我看到這本書，題目就是「這個世界還有和平嗎？」這麼一個問號。

二〇〇五年我在吉隆坡做兩次弘法的講演，規模很大。我跟馬哈迪先生見面，他是馬來西亞的首相，他做了二十二年首相，剛剛

退下來。我們見面，他第一個問題問我，就是「這個世界還會有和平嗎？」都帶了懷疑的口吻。由此可知，多少人對這個事情非常關心，但是沒有信心。我們在這幾年有這麼個緣分，代表澳洲大學參與聯合國和平的活動，我第一次就是二〇〇三年七月，第一次是在曼谷。第一次我沒有說話，我不了解狀況，所以我很冷靜的來觀察，來聽，看他們說些什麼，做些什麼。第二次是在日本的岡山，我有發言，第三次以後，我有主題發言，給我的發言時間就比較長。我們將中國五千年來長治久安的經驗、方法、效果，介紹給聯合國從事於和平工作的這些朋友們。他們聽到很有興趣，聞所未聞，從來沒聽說過，也沒人跟他們講過中國人用什麼達到長治久安。在過去，古老的中國，可以追溯到五千年，中國是有五千年的文化，有文字記載的有四千五百年。因為伏羲到神農，神農到黃帝，這一千年沒有文字，沒有文字就靠傳說。黃帝那個時代發明文字，就有記載了，黃帝到我們現在差不多是四千五百年，這有記載。所以中國的歷史很寶貴，很完整。

那麼中國人靠什麼？記載到孔子，這集過去兩千五百年的大成，因為從前傳說下來的東西沒有記載。夫子一生，《論語》裡面說得很好，他一生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這兩句話是我們中國傳統教育裡頭的金玉良言。述而不作就是他沒有創造，他沒有發明，他是個老實人，他說他所學的、所修的、他教學生所教的、所傳給後人的，都是古聖先賢的教誨，沒有自己的東西。所以《論語》裡面很多話是夫子說的，但是都是夫子繼承古代古聖先王的話，他說出來的，記載下來的，這個我們要知道。

釋迦牟尼佛也不例外，我們在《華嚴經》清涼大師註解裡面所看到的，他在解釋經題，清涼大師說到，釋迦牟尼佛也是老實人，也是述而不作。他說佛一生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，都是古佛所說

的，釋迦牟尼佛沒有在古佛經典上多加一個字，這比孔子還要嚴格，這都是老實人。這話能相信嗎？我們通過長時間的學習，明白了，深信不疑。我二十六歲聽到佛法，算是很遲了，二十六歲才接觸到。到今年，我修學五十七年，講經五十年，沒中斷過，每天講，天天在學習，愈學愈歡喜，叫法喜充滿，常生歡喜心。年輕的時候我學哲學，跟我的老師方東美先生，他是哲學家，當代的一位哲學家。那時候我們對宗教總以為是迷信，尤其是佛教，佛教什麼都拜，變成多神教、泛神教。多神、泛神在宗教裡面是屬於低級宗教，高級宗教只有一個真神，哪有什麼都拜的！所以，在我們的觀念當中，對佛教是很輕視的。從學哲學，老師給我講的哲學概論，最後一個單元是講佛經哲學，我們感到很驚訝。佛經這是宗教，低級宗教，它有什麼哲學？老師告訴我，他說你們年輕，你不知道，他說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裡面的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

我們是受老師的教育、教誨，才重新去接觸佛教，接觸佛教的經典，才真正知道釋迦牟尼佛的身分、釋迦牟尼佛一生的事跡。用現在的話來說，佛陀一生的行誼用現代的話來說，他是職業老師。他十九歲離開家出去參學，學了十二年。我們能夠想像得到，他是王子的身分，聰明好學，十二年當中他接觸到的，印度那時候是宗教之國，每個宗教裡面的長者、大德他都親近過，學術界裡面也是登峰造極，都接觸過、都學過。佛門裡面所說的四禪八定，四禪八定是古婆羅門所修的，印度無論是宗教，無論是學術，他們都喜歡修禪定，禪定能夠突破空間維次，所以他們對於六道輪迴的情形非常清楚。這不是理論，不是猜測，不是想像，是在定中他真的見到了，上面能夠見到非想非非想天，下面能看到阿鼻地獄。

在我們想像當中，我想世尊一定也有這些問題，六道從哪裡來的？為什麼會有六道？六道之外還有沒有別的世界？像這種問題沒

人能解答。所以他到恆河邊上大樹底下去入定，把十二年所學的放下。這一放下，入更深的禪定，就大徹大悟，這問題全解決了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，他證到無上菩提。從此之後，他就開始教學，三十歲，他這一年是三十歲，開始教學。七十九歲圓寂的，教學、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，我們要了解他一生沒有建過道場。生活是樹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托鉢。他的學生也跟老師一樣都有本事，晚上在樹下打個坐就行了，我們能想到那個身體多好！我們現在要是到樹下去坐一晚上，明天一定到加護病房，你才曉得金剛不壞身，那才叫真正幸福美滿。心裡面清淨，沒有憂慮，沒有牽掛，身體沒有任何壓力，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們現在不能跟他相比。

佛經的內容我們接觸之後，老師指導，認真在學習，五十七年學下來之後，我們才真正感激老師的恩德，不是他，我們這一生不會接觸。他教導我們接觸之後，才發現經典裡講什麼？講倫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哲學、科學，這五樣東西都講到登峰造極，講到非常的圓滿。以現代科學來說，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講的科學，現在科學是走兩個極端，一個宏觀的宇宙，一個量子力學。《華嚴經》上有，講宏觀的宇宙，比現在科學家講的不知道要大多少，科學不能比；講到量子力學，也比它講得精微。現在科學是不錯，發現到原子、電子、粒子、夸克，但是夸克裡頭有沒有東西，它說不出來。我們經典裡面所講的名詞不一樣，它講微塵，物質裡面最小的是微塵，這是依報；正報，我們人身體最小的，它叫毛端，毛孔、毛端，佛用這個比喻，這是講最小的，講微觀世界。微塵裡頭有世界，這個科學家沒發現，微塵裡面的世界跟外面宇宙是一樣的，外面宇宙沒有縮小，微塵世界沒有擴大，它居然是一樣的。

所以說到最後，宇宙之間沒有大小，也就是告訴我們，空間跟

時間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可以突破。沒有時間就是沒有先後，沒有空間就是沒有遠近，十萬億佛國土，這是大乘教裡面講阿彌陀佛的世界，在哪裡？就在此地。在什麼地方？就在微塵裡，就在毛孔裡，你見不到。你說這種科學，科學家要跟佛講的比，是望塵莫及。佛告訴我們，佛講的話是真的，他說出來之後，要求我們去證明，所以他講信、解、行、證，證得之後，你才有受用；你要是沒有證實的話，你得不到受用，那是你聽別人說的，聽釋迦牟尼佛講的，你不是自己親自見到的。所以佛要我們親證，這就是真的，這不是假的。佛教裡頭有高等的，方先生告訴我是高等哲學，我現在發現有高等科學，世間所有的學術，佛經幾乎包羅盡了，大學不能比！大學裡面所有的各種科系跟佛教一比，它只是一點點而已。這麼好的學術，這麼好的東西，沒有人知道，沒有人認真去學習，這多可惜！

我學佛之後，拜了一個出家的師父章嘉大師，非常難得，老師教我學釋迦牟尼佛，他替我選這個行業。釋迦牟尼佛是什麼行業？職業老師，而且是義務老師，講經、教學不收學費，孔老夫子還收學費。教學還有條件，孔老夫子要教聰明人，太笨的人他不教，可是我們世尊就不一樣，他沒有條件。你看，周利槃陀伽多笨，一點記憶力都沒有，教他兩句偈，教上句，下句不知道，教下句，上句忘掉了。這個可不容易，佛有耐性，長時間的薰修能把他教好。所以佛的慈悲，世間人沒有能找到第二個，讓我們感激、佩服真的到極處了。我們明瞭之後，對於佛法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樣了。佛陀是教育，他不是宗教，教育裡頭可以包括宗教，宗教未必能包括教育。到現在這個時代，佛教傳到中國來，中國的寺院庵堂是學校，天天上課，天天講經，天天教學，翻譯經典。什麼叫修行？把你所學的東西落實到日常生活，這叫修行，錯誤的思想、行為修正過來，

叫修行。修行是修正我們的思想、言行，是這個意思。

到現在，佛法變成宗教，我們不能不承認，它已經是過分著重在形式上，教學沒有了。我們認識佛教、了解佛教，就有責任、有使命把佛教本來的面目要恢復，我們認真努力走世尊這條路子就對了，一生從事於教學。教學決定不能間斷，跟一個人講話也是教他，跟兩個人講話也是教他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你只要遇到人你一開口就是講經。行住坐臥，你就做出最好的榜樣給人看，身教，開口是言教。這是釋迦牟尼佛的精神，這是釋迦牟尼佛對於整個，不單講人類，十法界眾生的貢獻。

從誰做起？要從自己做起，你不要要求別人，要求別人這是最難的事情。我們中國古人常講，天下有兩樁難事，第一個叫登天難，求人難，你求人，人家不肯幹，求自己。自己一定要發心去幹，這裡頭幹了會有樂趣，愈幹愈有興趣。而且福報也愈幹愈大，修來的。這個世間一切眾生，有大富大貴的，有貧窮下賤的，命不一樣，為什麼會不一樣？他過去生中造的業不一樣。六道裡面的眾生，佛說得好，他為什麼到六道來輪迴？佛說了，「人生酬業」，就單單講這個人生，是酬償你的業報。過去生中修的福，你這一生到人道來享福，過去生中造的罪業，你到人間來受罪，所以是業報在支配你。比如財富，你過去生中修的財富多，這一生中得大財富，過去生中修智慧多，這一生當中你聰明智慧，是這麼回事情。

修什麼？修布施。財力雄厚的，是你命裡頭所有的，不是你這一生賺的，賺不到！你命裡頭沒有財，你賺什麼？做什麼生意，人家賺錢，你就蝕本，你沒有命！所以算命看相說你有財庫，你財庫裡頭有多少。這是過去生中修財布施的多，這一生得財富。過去生中修法布施的多，法布施是你喜歡教別人，你懂的東西都歡歡喜喜的教別人，這法布施，這一生你得聰明智慧。還有一種修無畏布施



，就是看到別人有恐怖、有憂慮，你能幫助他排除恐怖、憂慮，你得的的就是健康長壽。它有因有果，離不開因果的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一點都不錯的。你不修，你哪來？所以愈施愈多。

我在年輕的時候，我的老師很慈悲，老師不必算命，看看就曉得了，一看我的樣子是薄命的相，又短命。財庫裡頭空空的，沒有財，還有點小智慧，大概過去世學過佛，有點小智慧，沒有財，短命。所以就教我，章嘉大師教我修這三種布施。我說財布施，我沒有財，沒有錢，自己生活都非常困難，哪裡有錢布施？他就問我，一毛錢有沒有？這可以，一毛錢有；一塊錢有沒有？一塊錢也還可以。你就從一塊一毛做起。以後接觸佛教，常常到寺廟裡面抄經，主要我是要來學經教的，因為經書那時候買不到，一般書店沒有，只有寺廟裡有經典，我要學的哪些東西，利用星期假日去抄。看到寺廟裡頭有放生的，大家湊點錢放生，我也可以捐個兩毛、三毛，捐去放生；也有印經的，我們也捐個一塊，兩塊對我來講就很多了，就這麼做。以後愈做就愈多，到現在幾乎是心想事成，從前作夢都不敢想的，現在居然我能夠贈送全世界《大藏經》將近送一萬套，錢都不知道從哪來的。

我一生沒有建過道場，沒有道場，哪裡有緣就到哪裡去，釋迦牟尼佛沒道場，我們跟他學。有道場就有累贅，你有好多操心的事情，房子壞了要修理，這個東西不都是麻煩事情嗎？沒有就不操這個心了。在外面旅遊的時候，都是住別人的房子，操心是主人的事情，我們是客人，不操心。一生能夠把全部的精神、力量都用在經典上，對於經典的深入了解，要把經典的教誨、經典的理論變成我們自己的思想、見解，經典的教訓變成我們的生活、行為，你說這是多快樂的事情！這就是方老師所講的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真得到了，他講的話不假，我可以做證明。

我的壽命，年輕的時候人家給我算命，不會超過四十五歲，我相信，憑什麼相信？憑我的家族。我的祖父四十五歲死的，我的伯父，我父親的哥哥，也是四十五歲死的，我父親也是四十五歲死的，我說我大概也過不了四十五歲，這是我自己了解的。讀了《了凡四訓》，看看了凡先生那些不好的性格、行為我全部都有，了凡先生還有些好的東西，我都沒有，我比他差遠了。所以老師教我的那一套我得認真學習。我沒有求財富，沒有求聰明智慧，也沒有求健康長壽，我只求四十五歲能往生極樂世界，所以天天念佛求往生。四十五歲那年真的害了一場病，一個月，我曉得壽命到了。所以我不找醫生，也不吃藥，為什麼？醫生只能醫病，不能醫命，你命到了，你醫不了。所以我就老老實實念佛，念佛求往生，念了一個月就好了，病就好了。一直到現在，八十二歲了，我沒有進過醫院，我沒有病歷，沒有求。活一天，為佛法工作一天，護持正法，為眾生化解災難，我懂得化解的方法。

所以在澳洲有這麼個緣分，就是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，他們學校校長來找我，大家知道恐怖的嚴重問題，沒有法子解決。過去他們對付恐怖是用鎮壓、用報復，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，覺得用這個方法不行，這個還是做不到，所以就希望真正用和平方式來解決。就找到我。我跟學校教授開了兩次會，我就告訴他，這個東西跟大夫治病一樣，你要把病根找出來，為什麼會有衝突？衝突的根在哪裡？得要從根本下手，才能解決問題。根在哪裡？大家都沒有想過，聯合國開了那麼多年的會，沒人把根找到，都認為這是兩方面的衝突，那怎麼調停！

我說衝突的根，中國人知道，佛法知道，在哪裡？在家庭。你看現在這個社會，夫妻離婚，離婚率這麼高，那就是夫婦衝突。夫婦衝突連帶的父子衝突、兄弟衝突、鄰里鄉黨衝突，這個人走進社

會他能跟人不衝突嗎？這他們沒想到。然後我再告訴他，我說還有更深的，他說更深的是什麼？你自己跟自己衝突，這個話他聽不懂。佛法裡講，中國傳統學術裡講，本性跟習性的衝突。我們老祖宗講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中國老祖宗講人性本善，性本善，習性不善，也就是說你的本性善，你的習性不善，這發生衝突了，這個衝突深！

《三字經》開頭前面八句話，就是中國五千年教學理念的總綱領、總原則，《三字經》前面那幾句話，五千年來世世代代都遵守。我們要肯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性都是善的，大家都是善的，可是習性不一樣，習性跟你的本性愈來愈遠，你學壞了。所以，教育就重要了。你學壞了，你本來是善的，學壞了。所以下面才講教育的興起，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，教育重要。教育從哪來？教育從這來的。怎麼教法？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。這八句是中國五千年來，傳統教學指導的總原則、總綱領，你懂得用這個方法，能解決現在世界的衝突問題。我就告訴他，這個話都很難講，因為他沒有這種常識，沒有這個觀念，所以就不容易。

我們舉例來說，譬如利害當前，你想到是自利還是利他？大家當然都要爭利，要自利，自利不就傷害他了嗎？他要自利不就傷害我了嗎？衝突不就發生了嗎？衝突是這麼起來的。利益當前的時候，想他，不要想自己，我想利他，他想利我，問題不就化解了嗎？不就沒有衝突了？這才所謂是雙贏的局面。所以人必須要學什麼？要學謙卑，要學尊重別人、敬愛別人，關懷別人、照顧別人、幫助別人。我存這個心，人家也存這個心，你說這個世界多美滿，這個世界多祥和！如果只一味的想到自己，不去想別人的話，別人他也一昧想自己，他也不會想我，非衝突不可。最後現在要拼了，經濟上要拼，拼到最後是什麼？拼到最後都死亡，拼死了，它是死路，

它不是活路。我們每天想著別人的利益，想著別人的好處，我們自己是心安理得，過得多麼快樂！沒有凍著一天，也沒有餓著一餐。

這個道理東方人懂得，佛懂得，所以種善因一定得善果，你的因不善，你想得善果，哪有這個道理！這因果上講不通的。所以，佛法是無比的殊勝，我們應當認真努力去追求，這是教育，這是了不起的教育，這是真正能帶給我們一生美滿幸福的教學。你要想一生快樂，來生快樂，生生世世快樂，誰能給你？佛教的經典能給你，這裡頭有寶，所以稱為法寶，那是真的，一點都不假，希望大家要認真努力修學。

最近我講《華嚴經》，講了差不多將近四千個小時，大概才講到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多一點。就想到《華嚴經》修行的方法，我就把經停了一段時間，把賢首國師的「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」這篇文章跟同學們在一起學習了一遍。一共講了四十八次，一次兩個小時，九十六個小時，非常之好。那是講修行，怎樣入華嚴境界，講的修行方法，對於念佛求生淨土有很大的幫助。如果你懂得這一套修行方法，將來往生極樂世界肯定是實報莊嚴土，不是方便有餘土、凡聖同居土，不是的，真的一到極樂世界花開見佛。對現前，現前可以解決整個世界動亂的問題，這篇東西能解決。

剛剛講完，講完之後就要恢復講經。深深感到現在學佛的人很多，不知道從哪裡學起，所以我就特別講了個題目，這個題目也是《華嚴經》清涼大師所講的「聽經十種利益」。其實聽經的利益是無量無邊，歸納為十大類，勸人聽經，勸人讀誦，讀誦、聽經，依教奉行，這個利益就大了。從前古時候寺院庵堂是佛教的學校，住持方丈是校長，首座和尚是教務長，維那是訓導長，監院是總務長，它的執事完全相同，它跟大學一樣，名稱不一樣。它是教育機構，以前是皇帝帶頭的，歸皇上管的，佛陀教育是皇上管的，世間一

般教育、孔孟的教育是宰相管的。現在差不多將近一、兩百年大家疏忽了，都變成宗教，只有形式，沒有教學，世界才會變成這個樣子，災難才會有這麼多。所以我們一定要恢復，一定要使它走向教育的這條道路，我們才真正能夠得到佛法無比殊勝的利益。

世尊一生就是教學，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得到佛陀教誨的利益，讓他的學生、弟子經常四面八方去傳教，代他教學，沒有學校，沒有建立道場。現在科學技術有很好的發展，我們要利用，所以我不主張建寺廟，我主張建衛星電視台，這個教學全世界都聽到。現在又更進步，寬頻網路，效果不亞於衛星電視，成本比衛星電視便宜太多了。我們現在是走這個路子。我們有一個電視台，有六顆衛星，現在網際網路的電視我們更要好好的利用。我在中國就有這個網路，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講經，全世界都能聽到，只要有電腦，你知道我的網址，你每天可以聽到。每天在電視、在網路上聽經的人太多了，這些人跟我都沒見過面，都不認識，他認識我，我不認識他。所以常常旅行，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會有人看到我跟我打招呼，都能叫得出我的名字來，都是聽網路、聽衛星的。所以要用機會教育，有這麼好的機會，我們要對得起釋迦牟尼佛，把釋迦牟尼佛的經教能在全世界普遍的宣揚。

這些年來，我跟聯合國建立了很好的關係，我也希望將來能把佛法跟宗教的教育，希望聯合國能夠來推動，這樣才能夠真正幫助社會化解問題。我在此地也把這個訊息介紹給泰國同學們。昨天是個非常好的機會，醫院開幕有那麼多人來參與，但是只有形式，沒有講演。就像二〇〇五年我陪同印尼的宗教團訪問梵諦岡，訪問羅馬教皇。那一天正好是教皇接見，他是一個星期一次，接見從全世界來看他的人。他有一個大的會客廳，裡面可以容納一萬人，那個大廳，我們坐在最前面。教皇身體已經不很好了，他坐在輪椅上，

有四個紅衣主教，樞機主教，每一個主教代表他給大眾做一次祈禱，念一段經文做祈禱。我看了之後很難過，我說這麼好的機會教育就這樣錯過了。來自全世界的人，應當教化，要發表一篇短篇的文字，預先印好，教誨大眾。大家來的時候，見一次面，聽到教皇的開示，帶回去之後能夠依教奉行很好，不能的話，他也接受了教誨。所以一定要有教學教他，他怎麼不肯教？來自全世界這麼多人，他不教，我感到很遺憾。

真正要關心人們的幸福，關心社會的安全，關心品質的提升，一定要教育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所以中國五千年來，歷代帝王他執政，把教育擺在第一，所有一切為教育服務。不像現在，現在都把經濟擺在第一，一切都要為經濟服務。經濟是人之必爭，社會的鬥爭就不會有間斷的，衝突決定不能化解；用教育，這問題就解決了。還是古人聰明，現在人比不上古人，古人政權建立之後，五年之內，教育就興起來了，所以它會有一百五十年到兩百年安定的社會。末代帝王不遵守老祖宗的成法，胡作妄為，所以才引起革命，把他推翻了。可是下一個帝王聰明，他用老祖宗的方法。中國五千年不容易，這麼大的國家，這麼多的人口，長治久安靠什麼？西方人現在在研究，我告訴他靠教育，我們只要把教育搞好，家和萬事興。一個家庭如果有教育，再窮，窮不過三代，三代一定會興旺；如果這個家庭裡頭沒有教育，最富，大富大貴，它富不了三代，三代它就完了。所以教育主宰了一切，主宰了我們真正的幸福。我們同學要認識，佛法是世間最圓滿的教育，最好的教育，再找不到比佛法更好的，遇到佛法，不要空過了一生。

我的話就說到此地，謝謝大家。